謨訓輯要

地

73
5098
2

保存
號 5098
卷 8-2

謨訓輯要卷之三

中宗朝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

諱[redacted]字[redacted]　成宗第二子　皇明弘治戊申三月五日己巳誕降在位三十九年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庚戌昇遐壽五十七葬靖陵在廣州

上初封晉城大君少有異質　成宗特奇愛之及燕山失道　宗社將傾成希顔朴元宗等首建大義承　慈順大妃教迎　上于私邸

上牢讓不獲即位於景福宮遂下教凡非罪流竄者悉皆召還枉被刑戮者咸加褒贈除害民之政復 先王之舊朝野忭舞如獲重生

追祔 顯德王后于 太廟 成廟朝儒生南孝温上疏請復 昭陵至是遂臣有言 文宗室無配位大違 宗廟之禮 上命考實錄以 成宗有意未果難慎不即決會雷震太廟庭樹 上召政府六曹三司延訪弭災之策禮曹判書申用漑曰災出 太廟天意殆若戒告 聖上遹復 昭陵也大臣臺諫一辭齊請 上特命禮官卜日告廟遷祔顯陵左岡方啓舊陵白日環陵而兩遷祔後兩陵間松木數株忽然立枯更無障蔽人皆異之

上將親享 太廟會有雷異臺諫言當靜處戒懼不宜動駕 上曰古有不謹祭祀而致災者禮所當為務盡其誠亦戒懼之道也

上行朔祭于 孝敬殿教曰予假寐齋室夢先后謂予曰欲嘗蔓菁湯驚悟問之蔓菁湯

久不用於祭奠云即令供進自今四節供進
以為常宮中稱為誠孝所感
先是安置燕山君于喬桐亡何教曰予於前王
義則君臣情則兄弟今天氣漸寒其送衣裘
食物及卒　上進素膳三日遣中使致襚用
王子君禮葬于江華又命修慎承善家令廢
妃移居供以嬪禮
六月朔日有食之　上以素服烏帶御仁政殿
階救食兵曹判書高荊山請設幕遮陽弗許
日復圓還內時　上銳意求治力行古禮竟
日救食端拱危坐未嘗少動
夏亢旱　上親祈雨於　太廟又詣風雲雷雨
壇行祀乘輿去蓋曰此宋帝却蓋不御之意
也是夕大雨
大司憲尹金孫言臣向赴京師聞　皇帝以冬
無雪親自祈之我國則未嘗行焉誠闕典也
上曰無冰無雪春秋皆書以災人君奉天授
時之道當如是也其自今議定祈寒祈雪之
禮
上御朝講說經黃汝獻奏曰臣觀國朝實鑑

成宗頻行夜對　世宗自慕華館還駕讀綱目至百遍弘文館有　文宗所講禮記以硃筆點綴自某至某進講　先王好學之誠至矣願　殿下頻御夜對焉參贊李世仁曰成宗夜對非徒講官每特召大臣參講故李坡孫舜孝以庸學論難至夜分乃罷　貞熹王后恐　上體未寧欲止之　成宗曰心誠好之不為病也願　殿下以　成宗為法

上稱善

下素屏于弘文館命書入箴戒之辭崔淑生成夢井等製九箴曰正心曰勤學曰敬天曰嚴內治曰崇正道曰辨賢邪曰納諫諍曰務儉約曰慎刑賞金希壽書之以進　上曰詞與書俱佳賜鹿皮弦弓以賞之

上令弘文館撰進教養元子之方以　慎妃在河城君鄭顯祖第命元子出寓使養于閭閻知民間之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至是入見上以所習千字文問之元子應誦不錯一字上益奇之書賜戒箴曰早起暮寢勤學不倦尊師樂道好善務仁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狎
羣小勿喜雜戲立志高遠堅如金石忠君孝
親友愛兄弟日以問安時以視膳務去邪辟
勿崇異端勿蔽私欲以存善心勿聽婦言恐
懼終始

命以童蒙須知教元子先是慶尚道觀察使金
安國以朱子童蒙須知鋟梓於山陰縣凡童
幼之事自飲食衣服至凡百日用靡所不具
筵臣以為言　上命元子先講童蒙須知曰
小學非特童穉可學乃終身之學也

世子讀畢通鑑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高明
通鑑綱目一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讀是予十
年所講者也儲副賢良朝廷共知予欲傳位
退閒養病若使世子早習國事則豈不美哉
因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珍膳交錯歌鼓
喧轟　三殿御後苑臨觀時人稱為太平盛
事

命置東宮書筵兼官分上下番輪次進講

宣醞于政院弘文館命製喜雪詩以進教曰古
有賜金蓮燭事今賜蠟燭二十枚可達夜劇

飲

重修文廟還奉位版復置博士以下官先是燕山撤移文廟位版置諸高山僧庵以成均館為娛樂之場復革博士以下官至是 上命一倣復舊撤瑞蕊臺石修築泮宮仍命中外大興學校

上視學以大牢祀先聖時月星明概籩豆靜嘉

上陞降拜跪肅然嚴敬但聞佩聲鏘鏘而已罷祭御明倫堂命同知事尹倬大司成金湜等講易泰卦儒臣中光漢等講尚書無逸太學生李若水等講大學討論文義以及治道環橋門觀者以千數

上倚任趙光祖所言必從光祖亦感激殊遇知志雅飭吏務廉白男女異路治化於斯為盛

上嚮用儒臣慨然欲興至治廷臣議曰我國用人惟科舉一路碩德宏儒終老蓬篳不如薦拔而試取西漢孝廉賢良科最為近古今宜倣此設賢良科 上可之御勤政殿親策預試者百二十人取掌令金湜等 上曰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所取之人固皆賢士
予之尤喜者金湜為首也遂以湜為司成
命中外行鄉約法時趙光祖金湜等言化民成
俗莫善於鄉約呂氏以匹夫不得推行天下
而但施之一鄉觀周禮立黨正族師以相勸
導者實鄉約之法也今宜倣周制大立規模
上從之
印頒三綱行實于中外復命弘文館蒐集國初
以來烈女孝子之不及與者圖寫事跡並述
詩贊刊布

印頒小學於中外製勸學文以諭之
以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又命遣官致祭
行再拜禮示以不臣之意
豐基郡即高麗大儒安裕之鄉也周世鵬為郡
守就其舊居建白雲洞書院以祀裕左右有
序為儒生棲息之所始開基掘地得銅器三
百餘斤貿書而藏之勸課不怠士多興起東
方書院始起於此
持平金鉉言　成宗虛已從諫故羣臣有懷必
陳願以是為法　上明於吏事中外奏啓一

覽皆領其要字句有錯輒摘而問之有司之
臣待罪相續羣下憚　上英明不敢盡言故
鋐以是為勉
命入侍諸臣勿以俯伏為禮侍讀官趙光祖曰
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盖自　貞熹王后
聽政筵臣不敢仰視積習至此廢朝時沈順
門之死專由於仰視也於是有是命
教曰史官直筆以垂千載君臣作為勸戒自經
史禍人皆以直為戒其諭操史筆者凡君之
善惡臣之得失無不直書以矯隱諱之弊亡
何賜筆墨于政院翰苑曰唐太宗外有納諫
之名內無受善之量吾不取也予若有過喉
舌之職秉筆之臣直書無諱
命禮曹考正上下衣服之制初我國衣服好為
濶袖長裾每為華人所笑至是天使來言其
不合華制於是　上命禮官考據大明會典
參以國初古制定為常式頒示中外
教曰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古昔聖人制
為三年之喪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
及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乃者變

亂舊章忍行短喪之法使人紀不修民風不
正其令中外人士一遵聖人之制懲盡追遠
之誠
教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學
教以禮讓此治化所以興隆也近日卿大夫
子弟席父兄之勢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媒
仕進未聞就學讀書志於修己治人之道者
此豈特君上之憂抑父兄之羞也苟公卿大
夫倡率於上則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訓
子弟皆入學受業崇儉素之風革躁進之習
變化氣質俾庶民觀感焉
教曰人君深居九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
祖宗朝有內農作皆象豳風七月圖自甲戌
至今廢之將至十五年今欲使世子豫知其
令該司從簡修之
中學儒生等倡言闢異端擅燒貞陵寺之在京
城中者　上初命鞫治亡何教曰自　祖宗
朝優待儒生其勿問
兩司請罷忌辰齋檢討官趙光祖亦力陳其非
禮　上乃教曰忌辰齋之設肇自前朝設齋

薦福因成國俗逮我朝深黜異教俗尚歸正
而獨此一事至今不廢奉先之孝自有定禮
不當褻瀆其永罷之一遵　皇朝禮行忌祭
於陵寢
罷昭格署署創於國初掌三清醮祭副提學趙
光祖等屢上章請罷　上從之命祠宇作公
廨銅器移送鑄字所
上聞慶州路左有銅佛像命毁作軍器
日本使来獻龍鏡石三枚黄質白文光彩瑩澈
可數毛髮如錦石　上命却之

戶曹言大典所載四學儒生數各一百而近減
其半供饋之需宜從而減之　上曰養育人
材雖不可以飲食率之然其體貌不宜如是
減儒生固不可況減所饋乎
政府以歲歉請減百官禄　上曰忠信重禄所
以勸士苟非極凶不可減也
命中外收育遺棄兒廩給士族寡婦處女之飢
窮者以歲饑也
臺諫上疏言　祖宗以来宦寺只給事内庭逮
至廢朝獻技巧導淫邪反正後尚仍舊規驕

肆之習成而預政之端見矣且請托之行亦非一端　殿下由潛邸踐實位從遊之舊戚屬之近以至僕隷賤流希恩望寵尤易競進願　殿下正身以率動由禮義使宮闈嚴肅內外有截　上曰臺諫不言則寺人干外事予何以得聞其指言其名臺諫舉成亂以對立命竄亂

命揭規戒閹寺之辭于內班院金宗直所作而燕山朝撤之至是復揭

教曰內官不過出納命令而已今以滯訟將下

教而承傳色李承豪乃敢阻擋此宦官與政之漸其令下獄訊之明日侍講官宋麟壽言處分嚴正中外咸服昔　成宗嘗曰宦寺狎之則無禮若有所犯不可少貸今日之舉深得防微杜漸之道也

教曰亂杖之刑本非國法自今禁之凡於刑訊只用校正之杖

仁宗朝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

諱[redacted]　中宗長子　皇明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癸丑誕降于景福宮在位一年嘉靖乙巳七月朔日辛酉昇遐壽三十一葬孝陵在高陽

上生有異質三歲始讀書曉字義不事遊戲動作有度人以為生知

上五歲　中宗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輔養官趙光祖等入侍　元子端拱對案嶷然如成

人讀小學如流分析訓詁聲音仁厚史官竊
視天顏喜容不裁
上六歲德器已成常終日凝然端坐嚬笑不形
左右未嘗一見惰容含晦章美聞人譽已必
恧然惡之故雲章實墨之絶人者下莫得以
觀嘗設孝子圖耕織圖又手書先聖箴警之
言及賓士陳戒之辭揭諸牕壁常寓心目
上天性疎淡於物無所好東宮失火以　父王
箴戒僚屬嘉言及書冊多燒極為歎惜自
祖宗相傳寶物雖燒盡全不介意

上在東宮二十五年孜孜問學踐履篤實每日
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朝以經晝夕
以史或有故不御書筵則常自不慊於心至
夜深披覽近思錄自警編大學衍義翌日雞
鳴又讀書筵所讀書終日端坐未嘗跛倚雖
祁寒盛暑亦然沈靜淵默戲褻之言未嘗出
於口　中廟嘉　上德器之天成博選名儒
使輔翼成就賓僚每講退相慶曰堯舜復作
於東方也
上在東宮賜生薑于講院仍與手札曰論語不

輟薑食為其通神明去穢惡也諸君子動慕
夫子雖飲食之末必有所法焉故送之
上侍　中廟疾形瘁面臞晝夜不解冠帶粥飲
為廢曰　父王不能進膳我何忍食時方沍
寒沐浴露禱以達曙及宅恤水漿不入於口
者六日
上移御于景福宮見　中廟平日所御曰此
先王之所嘗坐卧也此　先王之所嘗憑依
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
上為世子時以福城君嵋事上疏曰天顯之親
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
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
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嵋之事臣年幼不
能詳知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
曰朴氏嵋也焉得以知之死者既已矣嵋之
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二翁主年幼女
子不預其事明矣屬籍亦絶由臣一身而兄
弟之變至於如此孟子有言身為天子弟為
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
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

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
至於籩豆之儐飲食之飫亦不得和樂且湛
焉則惻隱之心益切于中伏惟垂憐焉　中
宗感其言命給翁主職牒復其屬籍
臺諫論洪彦弼臨事多謬不宜在職　上手書
答曰不改父臣古有其語　先王薨逝纔經
一朔予不忍輕改
擢李彦迪為贊成先是彦迪以全州府尹因求
言上一綱十目疏　中宗奬嘆曰古之真德
秀無以過也傳示東宮及　上即位特擢之
彦迪辭　上教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
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
彦迪始造朝
以金麟厚為修撰麟厚幼稱神童長而博學精
於性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遇日隆
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賜墨竹以示意及
上即位有是除
上嘗見侍女有麗服者即令出之宮庭肅然
上哀敬折獄有司請拷訊罪囚必顰蹙曰是亦

人何忍暴加拷掠以傷其生務要審慎俾無
寃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之世民無有作奸
犯科者乎
教曰趙光祖等事予常不忘于懷而以　先王
所未許故不敢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
爵秩賢良科亦還復收用
上疾益革大臣請入卧內問疾　上索衣冠於
內侍大臣等曰君臨臣疾猶加朝服拖紳況
君之於臣何必衣冠乎　上不聽御白袍笠
扶而起憑枕而語王音不能成

上既絶而復甦者數少有省悟則必使人問安
于　大妃會雷震慶會樓柱左右慰　上驚
動　上曰心定已久何驚之有仍命問安于
慈殿
儒醫鄭礪入診宮人欲引出王手　上不肯出
手尹任在傍揣知　上意揮宮人遠之然後
始許診諸臣以此益知　上平日不褻於近
習而所養正大也
上臨薨教曰　父王禮陟未久而予又至此未
克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於　父母塋域

之側以遂予志且絕經大喪民力已竭予之
葬事務從朴素也氣垂盡猶諄諄語皆為民
除弊之意
自　上疾革都人相聚終夜不寐有自闕來者
輒問　上候如何及聞　上氣絕還甦則民
無長幼自闕下達于巷谷咸攢手祝天昇遐
之日遠近儒士裹糧來哭者不絕於道雖深
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奔走號慟如哭其私
親時以為化未一期而德之入人如此其深
者求之古昔實所罕聞云

明宗朝

明宗恭憲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諱[redacted]字[redacted]　中宗第二子　皇明嘉靖
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戊子誕降在位二十
二年隆慶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辛亥昇遐
壽三十四葬康陵在楊州
上年十二嗣位雅喜文學常引諸學士燕語從
容揚確古今兼試文藝或召儒生於便殿講
論經義優者賜出身以奬成之
上燕寢左右書清心寡欲好賢樂道之語凡聲

色遊畋一無所好夙興夜寐垂意庶務有暇
則繙閱經史儼然端坐雖遇體倦未嘗跛倚
上居憂哀戚恒有羸疾將行　文定王后祔祭
時當盛暑大臣慮因勞致傷請勿躬享　上
曰　宗廟祔享至重之禮何忍攝行再請曰
與其不祭而心勞病重孰與親行而身勞病
輕乎遂力而行之
上於　仁宗有繼序之重其事　仁聖王后如
事　母后后嘗有疾醫禱之外因事慰安之
者有足以感動神明已而　后疾果瘳

命觀象監候中星修改　宗廟洞口之仰釜日
晷昌慶宮之報漏閣籌浮龜
上視學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行放榜
于下輦臺以御筆諭諸生曰予以涼德叨主
臣民雖不及文王化人之美豈無唐宗崇學
之志乎留意學校欲使人才蔚然而歲月逾
邁迨不見效是乃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
學貴務本常顧堂名以忠孝為本皆為他日
君子儒是予之望也仍賜胡椒十斗
頒內藏書籍于豐基白雲洞書院賜額曰紹修

從郡守李滉請也書院賜額自此始

上召見潛邸時師傅慎希復命史官勿入諫院論承旨不為諫止　上曰昔光武召子陵同宿之時史官亦入侍乎予恐拘於筵體不能盡故舊之情使史官勿入其失在上承旨何責

上御翠露亭召諸臣製詩進爵首相尚震侍筵

上親為侑爵震醺醉伏苑中　上將還內曰老相在此不可輦過命設帳後乃入繼命中人護歸

上講大學衍義至讒邪之臣殺忠良慨然歎曰興國之君樂聞其過亡國之君惡聞其過直諫者死奚以不亡

上剔除權奸釐革弊政欲登庸賢俊以賁飾至治而尤傾嚮李滉欲必致之密令畫工摸寫滉所居陶山形勝又嘗以招賢不至律試湖堂學生御書註其下曰指李滉也

教曰人之為學莫切於小學而近廢不讀惑莫甚焉令禮曹申諭勸勉使人人樂學以敦根本

命以曹大家女誡女則女憲進獻于　內殿
僕臣請貿馬於他境弘文館舉　先朝禁貿之
事且書周書旅獒罔命二篇以進戒　上嘉
納命停買馬
命減八路舊逋戶曹以有後弊再啓覆難　上
曰生民之困莫此時若予方欲開倉活之何
忍督納舊債乎不聽
上曰為因求生道此仁政之一端也

宣祖朝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
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
諱[redacted]初諱[redacted]　德興大院君第三子　中
宗大王孫　皇明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
日己丑誕降于仁達坊私第在位四十一
年萬曆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壽五十
七葬穆陵在楊州
上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明宗既喪順懷世子
擇於諸姪中默眷已久別置師傅教之數召

試學業每進見歎曰福哉德輿
上幼時與二兄入侍　明宗脫所御冠令以次
着觀所為次及於　上上跪而辭曰君上之
御臣子何敢掛頭　明宗驚歎曰然當以此
冠遂給汝也仍問君與父孰重令書字以對
則曰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　明宗
大奇之
尊　德輿君為大院君命奉祀孫以堂上官世
襲
先是　大明會典載我朝　宗系有誣語自

太宗朝屢遣使辨誣　明宗癸亥遣金澍等
請益力　世宗皇帝降　勑特允宣付史館
澍道卒書狀官李陽元奉　勑還奏　明宗
告　廟受賀而會典改本久未頒行　上即
位後凡五遣使每當封奏戒使臣曰不得請
則毋還也聖節使尹根壽還　神宗皇帝命
宣示秘史所載本國　世系正本並頒賜會
典全編宣　勑于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
傳命以重其事　勑書曰朕惟會典一書我
祖宗舊章國家成憲藏之內府副在有司其

在外藩未嘗輕示以爾世守職貢夙秉忠誠
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慕昭代不刊之
書仍思快覩朕視猶內服嘉與同文勅賜全
編俾傳永久茲付陪臣齎回本國以慰爾惓
惓陳請至意　詔至　上曰予可以有辭于
祖先矣遂錄前後奉使諸臣勲
仁順王后卒哭祭後持平閔純請依宋孝宗故
事卒哭後以白衣冠視事領議政權轍等以
為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
守慎以為白衣冠正合禮意命二品以上三
司長官會庭議時儒者之論猶屈於舊俗與
閔純議同者只兩大臣及李珥金繼輝二人
而已　上堅欲遵禮故卒從儒臣之議
上初即位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官淺學者皆
憚於入侍領事朴淳出語人曰瞻　上玉容
真英主也奇大升每入侍而退歎曰好學樂
善真聖主也至於感泣初　上御經筵只臨
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羣臣頗疑闕略卒哭後
始乃反覆辨論蓋　上意初欲存諒闇之禮
也

上晚而喜易講讀窮研或至忘餐嘗曰論語孝經特門人記孔子之言聖人之所自作只此十翼天下豈有如此文章讀之令人手舞而足蹈也

上著讀書要語曰讀書已是第二義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聖賢之言須常收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令人口略依俙說不曾心曉須是收斂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始有本領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後可以窮理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辭達而已

上一日於經筵問曰以予視前代帝王可方何主有對曰堯舜之君也正言金誠一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誠一曰　殿下天資高明為堯舜不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此非桀紂所以亡乎

上為之改容

李滉撰進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學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

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箴圖　西銘考訂又手寫程子四勿箴以進　上虛心嘉納命皆繕寫為屏置諸左右朝夕觀省時　上傾嚮滉甚切滉亦隨事陳戒臺諫之啓或不從者滉右之　上無不從滉每以老病乞退士大夫以其去留卜世道汚隆

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劄子極論為學為治之道末又別白變化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指陳　上躬過失剴切懇惻累數千言答曰所進聖學輯要有輔治道深用為嘉

翌日御經筵謂珥曰其言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賢之言也珥又製進東湖問答凡數萬言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今經濟之策條陳畢備　上深留意省覽後又命製進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

上夜對丕顯閣承旨洪渾曰天寒如此宜加意調護　上曰予身雖病自可調理每念遠方戍卒何以堪苦因誦詩語云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金宇顒曰聖念如此真堯舜之言也推此心而無間斷何事不成

上搆小室於寢側以為讀書之所密令內需司
營之不以煩有司玉堂覘知之上劄請停言
甚切直而委曲措辭答之臺諫乃引拒諫飾
非等語以犯之聞者縮頸而終不譴怒
上每臨朝庶事叢冗而裁決無留至於刑獄法
律錢穀文簿一言剖判不爽毫忽羣下震懾
率職惟謹
上常禁宮中遺粒食者曰此乃農夫粒粒辛苦
之物安坐而食亦已足矣況敢暴殄乎
上愛惜民命未嘗妄殺一人雖昆蟲微物亦戒
其殺傷
命復　祖宗用人之法使未出身者得為憲官
上臨御以後居相位者皆至十餘年尹思翼為
工判十年任說為判尹前後二十年宋贊為
工曹參判七年自從一品至正二品僅十五
六人文官嘉善未滿二十人若有特命雖時
望方重者兩司必論執踰月　上嘗問大臣
曰近日六卿之人誰可為者大臣以吏曹參
判鄭大年薦拜判尹大年時年七十
沈喜壽為相三年未有室廬　上嘗命召有司

不知所在以聞　上異之命買家以賜
朴崇元為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遠　上曰
世人皆巧崇元獨拙是可取也
懿仁王后寢疾藥院以醫女愛鍾術業稍優請
令入診　上曰愛鍾是娼女雖有軒岐之術
不可出入內庭也
上乳母乘屋轎入謁有所干請　上不許且責
其僭乘乳母步還其家
貞淑翁主告于　上曰鄰家逼側語聲相聞簷
宇淺露無有障隔願買其地　上下藎簾二

部曰懸此以蔽之
上絶不許諸王子王孫撫玩啓字
壬辰亂御醫許浚及宦官數十人終始不離後
皆録勲而終不任以職事
上嘗於行中失御弓有司捕拾遺者欲法之
上曰既已失之則得之者無怪命放之
校理李珥白　上曰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
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中朝則接待新恩
之人禮貌頗重若聞此事則必以為胡風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珥曰麗末科舉不

公登第者貴家子弟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
曰紅粉榜人情憤激遂兆侵辱云　上曰可
革也命痛禁
庭試試製有用莊老語者教曰自三墳八索以
来可法之文不為不多安用詖淫之說今宜
禁斷
辛卯日本平秀吉致書聲言欲犯上國脅以假
途　上據義斥絶壬辰賊空國而来長驅蹂
躪李鎰之師潰於尚州而烏嶺不守申砬之
兵又敗於犍川　上知大勢已去遂定西遷

之計進駐義州陳奏　天朝請師討賊　皇
帝遣提督李如松癸巳正月大破平壤賊四
月收復京城九月　上還京城發倉賑飢減
内厨日供米分給之都民之死於賊者致祭
收瘞通諭八道減貢賦廢貢獻親祭文廟丁
酉倭賊再搶已逼京都提督麻貴提孤兵在
京城軍情危懼　上厲氣巡城堅守不動經
理楊鎬亦疾馳来援　上涕泣迎見誓不與
賊俱生協助天兵大剪賊鋒于忠清之境以
却之已亥倭賊盡退

上還都後寓貞陵洞行宮一日謂筵臣曰閭閻不可久淹欲於舊城裏略構草舍以居昔衛君茇舍于漕此誠何時而欲大厦處乎天將有以營建為言　上曰深讎未復何以家為倭亂時見內人炙食牛肉　上曰非牛不能耕田人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板蕩之餘雖嚴禁猶懼不足以孳息況屠殺無忌乎內人則已為重究本邑守令不為禁斷其令勘罪

上還京城下教曰亂後都民之死者何限意其遺民過半縞素及入城之日見都民填塞而未有服喪者此必亂後倫紀隳廢而然所關非輕令各部糾檢

壬辰之亂　皇朝將士皆言平壤之捷島山之戰三路驅倭之役關王輒顯靈遊擊陳寅於所寓崇禮門外起一廟宇後　神宗皇帝以四千金付撫臣萬世德命立關王祠　詔書有曰關公之靈素著於中國平倭之役亦賴顯助本國固當尸祝之壬寅擇地於興仁門外命大臣董之凡塑像圖繪殿廡門廠悉倣中國制大享而落之請額於朝　帝命以勑

建顯靈昭德關公之廟牓之（肅宗己丑命考出宣祖朝行禮儀節定行再拜禮）

命建宣武祠於都城南享　皇朝兵部尚書邢玠親書再造藩邦四字揭之後以經理楊鎬配焉又建武烈祠於平壤府享　皇朝兵部尚書石星提督李如松協將楊元李如栢張世爵

初平壤之復也　上詣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　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人以示柳成龍討論質問于天將衙門及還都命設訓鍊都監以成龍為都提調趙儆為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辛慶晉李弘胄為郎屬募飢民為兵趙儆設法以限之能舉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三手練技之法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成軍容　上親臨習操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

戶曹請採銀答曰煑海鑄山欲以裕民足國意則善矣但利源一開弊必影從三秋桂子等閑詩句尚能起金虜立馬吳山之心況我國處處銀礦之說流入敵國則安知無流涎投鞭之志乎且今中朝太監分據十三省大開銀穴利盡錙銖若令我國設官開礦如行省之為則將何以處之大槩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後戶曹又請採銀楊州　上答曰鑿開混沌混沌死鑿開銀穴人心死

日本義智等獻孔雀一雙鳥銃數件命放孔雀于南陽海島藏鳥銃于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元宗朝

元宗恭良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大王

諱[redacted]　宣祖第五子　皇明萬曆庚辰六月二十二日庚申誕降于景福宮之別殿己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寅昇遐壽四十

仁祖五年追尊為　王葬章陵在金浦

上自在襁褓英氣睟盎稍長宇量軒豁壬辰扈行備經險阻年尚穉弱意氣屹如巨人人皆異之

上嘗謂子弟曰吾平生唯以仁民愛物為心雖

僮僕之微未嘗嚴刑戕命汝曹宜以此為心
慎無忽焉
壬辰之亂　宣祖將向龍灣命　上避于寧邊
地　上戀慕行宮飲泣度日謂同往宰臣曰
余之來此實出於不敢違　上命也到此之
後只聞兇鋒漸迫未見賊勢摧衰若有不測
之變而不得同其死生則非但大義有虧死
亦何以瞑目於是諸宰感其至誠亦為數啓
宣祖嘉之命會于龍灣

仁祖朝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

諱[redacted]子　元宗第一子　皇明萬曆
乙未十一月七日乙亥誕降于海州府舍
在位二十七年崇禎己丑五月八日丙寅
昇遐壽五十五葬長陵在交河
上誕降之夕赤光照耀異香滿室姿表異凡右
股有無數黑子　宣祖見而奇之曰是漢祖
之相勿洩也二三歲不喜嬉戲寡言笑五六

歲　宣祖親誨之不煩而文義日開
元宗以久病猝然危篤　上斷指出血以進而
無效攀號莫及哀痛踰禮時當光海人心危
懼　梓宮未辦擗踊哀號於積冰之上不進
水漿者殆五六日
上聰明仁孝弘毅有大度累階封綾陽君益自
謙晦至是光海主淫虐日甚奸凶用事百姓
塗炭戕害同氣幽閉　母后去其位號以兵
守之禍且不測　上痛倫彝之斁絶　宗社
之將亡會李曙金瑬等舉義定策承　仁穆

大妃教即位大赦悉罷營建儺禮火器等十
二都監放禁府刑曹枉被囚繫者盡釋戊申
以後罪錮之人死者復官致祭遠近大悅都
民歡呼曰不圖今日復見聖世
仁穆大妃以光海乃　宗社罪人屢下嚴教
上諫曰彼雖無道乃十五年君臨之人不可
施刑　大妃意少解乃擇一別堂而處之令
司饔院別為之供戒政院曰今日廷臣皆曾
服事盡心檢護及屏置使廢妃及幸姬從廚
膳日用特令贍備寒暑之服逐節繼送光海

及廢妃竟以天年終特遣禮曹堂郎與中使
護喪以來令各道檢飭祭奠葬以王子君一
等禮特命用隧
追尊　定遠大院君為　元宗祔　太廟奏請
誥命于　皇朝
因大司諫尹煌疏引墓藏廟享之義　陵寢罷
四孟朔大享及臘享祭只行俗節及忌辰祭
而　祧廟陵寢則寒食一祭
上親禱雨于社稷方祭而雨有司設幕進雨傘
並却之御衣盡濕

上於殿前隙地種稻豆以占豐歉中官欲灌之
上止之曰欲見雨露之生成
六月藥院以盛暑請停經筵　上曰學問之道
當惜寸陰豈可以暑停講乎不聽
賓客鄭經世卒故事於師傅貳師舉哀賓客則
否焉　上謂經世有盡心教誨之功特為舉
哀
特除鄭蘊為大司諫教曰鄭蘊直士如此之人
何處得來筵臣言蘊雖抗直嘗比　殿下於
曩時矣　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庸

何傷乎

上聞領府事李元翼所居草屋數間不蔽風雨教曰為相四十年無一畝田園數口臧獲清白古所無也予之敬慕豈特功德其令該道營造正堂賜以布被素褥以遂所尚

鄭忠信病甚 上命醫救之醫言當用人蔘數斤 上曰如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人蔘乎及卒命中官護喪襚以御袍

掌令姜鶴年上疏以反正為易暴兩司請治之 上曰意見如彼故直陳無隱雖不中倫庸何傷

兩大君出閤後每入謁 上使年少宮女避之曰天王家自有禮法大君雖於予為子出閤之後宜有內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也

臺諫請正平安觀察使尹暄失守之律 上久不允啓將寢貞惠翁主暄姪新之妻也入闕乞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昂翌日允其啓

獻納李敬輿言戚屬干政為曩時痼弊當此建

極之初宜戒膴仕之弊而日昨洪憙以戚屬
除守令漸不可長　上曰予亦悔之遂寢其
命
金自點之伏誅也中使搜自點謫中文書而來
多朝士簡札簽臣請見之　上曰無可觀也
已焚之矣疑懼者始定
置扈衛廳以增宿衛用大臣國舅兼大將領之
置御營廳選募勇健教以火炮置摠戎廳節
制南陽等三鎮軍務
改築南漢山城因設守禦廳節制廣州楊州軍
務置統禦營於喬桐領京畿黃海忠清三路
舟師

孝宗朝

孝宗宣文章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大王

諱 字 仁祖第二子　皇明萬曆

己未五月二十二日甲辰誕降于慶幸坊

本宮仁祖潛邸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甲子

昇遐壽四十一葬寧陵在驪州

上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乃散性

豁達有大度四五歲屹然有巨人志遊戲之

際事多不凡行步必有法度

上四五歲初見節果必先獻　兩殿然後嘗之

兩殿常謂吾家孝子每日未明輒先起問安
兩殿仍侍左右凡　兩殿服用之物侍御者
或未齊整則　上必親自正之
上甫五歲受書不勸而勤如見他兒之厭讀必
勸令勤學
上英睿絶倫甫成童講尚書如璿璣律呂之法
曉解如破竹朞三百雖老師宿儒猶病其難
通　上一見無復礙滯
上十八歲皆昭顯世子入質瀋陽同處一館誠
愛備至其間雖有難處之事周旋盡誠無幾

微見於外和氣藹然人無間焉
上在瀋陽時相人見　上竊相謂曰真王者也
及入燕一日困卧忽有五色之氣凝滿寢室
壁間有龜出頭體甚巨　上疑夢諦視之非
夢也
上入燕清國以其所獲金玉錦繡分遣　上辭
不受願以我國俘虜代之清人義而從之清
人將戰欲以昭顯從　上常請自往
仁祖疾大漸　上割指出血以進既不諱哭泣
之哀顏色之戚左右莫敢仰視

上御經筵講詩之蓼莪篇每讀一句玉音悽惋
講訖教曰詩本性情故其感人為易至於蓼
莪一篇尤使人戚戚于中方今國有羞恥上
下含忍度日予將何面目歸拜　先王乎仍
嗚咽不已左右皆感動流涕
上展謁　孝陵昭顯之墓不遠將遣官致祭已
而下教曰向夢昭顯色甚喜如平昔謂或偶
然今又夢見而語及未能躬展則執余手有
悵然之色覺來恍若平昔悲懷難狀乃親展
焉

上與弟麟坪大君湞自幼同衾枕及登極不忍
久離出入無時有疾就見之一日病革報急
上以小輿徑出近臣步而從
上謂禮曹判書李厚源曰　祖宗朝每年展謁
陵寢情禮所不已乃定以春之二三月秋之
七八月行謁　陵禮
應教趙贇疏言　大行大王以平城之憂遺我
殿下今宜無忘在莒卧薪嘗膽然後艱大之
責有以仰塞竊聞丁丑以後　宗廟祝辭朝
臣告身只書歲月不用年號此乃　大行大

王所定之制也目今玉冊誌石並勿書年號
凡喪制祝式只用歲月以伸　先王當日之
心　上密令大臣議領敦寧金尚憲以為不
用贊言後必無及　上從之
上以　仁祖練主贈謚之書與不書密議于大
臣領相李敬輿以為以　仁祖萬折必東之
誠何嘗一日忘哉他日升祔之後清廟肅雝
寶座相聯　神位所題謚號上二字獨有異
同則亦非　先朝十二年薪膽之本心合有
權宜之道也　上命題主官只書本朝所上

廟號謚號
上每於雲漢之憂若痛在躬禱雨之犧欲以身
代雖炎天烈日未嘗脫冠解帶繼之以夜至
誠所感甘澍立應
六月隕霜於江陵府江原道觀察使閔光勳匿
不聞　上怒削其職
上謂筵臣曰中人之性遇患難然後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人君遇災亦當如是若但恐
懼而不作一事如彼長者之呵責畏怖退縮
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必有所為使今日行

一事明日行一事循序漸進念念不忘然後可以盡修省答天譴也

上始行晝講講中庸序諱朱子名不讀講官等請以為例且請林下讀書之人来在京師者依故事入侍經筵並從之

上未寧筵臣請姑停講　上曰開筵論難多有可聞安得不為正當六月日三臨筵又請日一進講不許

上謂宮官曰帝王家子弟生長深宮不識民間疾苦後苑有種禾處耕耘時使世子往見而知民事

上謂贊善宋浚吉曰予之氣質未免偏駁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快祛舉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於左右然後庶幾少過予之必欲久留贊善者此也

宋時烈論及　上性偏處請盡和平之道　上曰予之病痛有氣質之偏方其怒也不知事之是非故有不中者矣自近日以來如有怒事則忍而置之中夜思之則怒漸弛矣

上自念性偏難克惟怒最甚常加猛省卒至打

疊常謂夙興夜寐箴切於着工作屏置諸座
隅堂宇門闥揭以戒語大書當惜分陰對越
上帝八字粘之壁上齋曰敬義閤曰養心皆
所以自警也
上嘗講大學衍義教曰人主每事必須光明正
大何可屏左右而言也此讒說所以入也
命贈丙子忠臣洪翼漢都承旨尹集副提學吳
達濟左承旨
立壬辰忠臣元豪丙子忠臣洪命耆祠於金化
以擬睢陽雙廟從左議政金堉之言也

上特拜金集為禮曹參判銓曹言非文官不得
除禮官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豈拘常規也
以宋時烈為掌令時烈被召赴朝詣闕謝命仍
請入對　上適有疾不即召時烈脫朝衣直
出國門投疏而去　上大驚命承旨金益熙
追及諭之時烈還到城外拜疏謝　上諭政
院曰予之待賢可謂不誠平日敬禮之意無
以自暴承旨代予草教諭以至意使山林高
世之才少回遐心
上曰閔應亨之為承旨忠言懇懇今為諫官宜

盡繩糾之責以匡予不逮也至是承台入侍
言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既
登前席大異所聞　殿下不過僅保社稷之
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斷其不至於危亂者
幸也　上和顏虛受命復盡言之應亨仍歷
陳朝議之橫潰貢賦之不均諸宮漁鹽之痼
弊　上動容稱善
上謂吏曹參判宋浚吉曰近因駙馬揀擇見士
大夫童蒙多不知書奈何浚吉曰　宣祖朝
權韠趙守倫為教官訓誨童蒙當時人才之
盛實由於此　上曰善命置童蒙教官四負
上深惡朋黨之習謂筵臣曰人臣之為黨者不
過為爵祿計也果能盡心國事為人主所重
則富貴自來何用奔走營為乎若其情跡敗
露終未免於罪戾則獨不愧於心乎予則必
欲打破私門修舉國事矣朝紳之間各自為
朋相與掩非同歸於黨良可寒心
上曰賄賂公行亡國之道昏朝時事其鑑不遠
雖無才清白則擢用以導一世可也
守令必引見勉勵或於恒調擢授右職曰嘗為

其邑嘉爾治績

嘗御講筵有言世之致言或出於沽名者　上曰雖有沽名之心苟其利於國家彼之沽名於我何有惟當觀其言之是非而已

上於言事章奏無不立下或纔入旋答若相待者

上曰朝廷先立紀綱百執事皆勤厥職則何事不濟目今百司悠汎如坐起不難之事而全然廢閣自今每朔朔末六曹及漢城府掌隷院各以坐起日數書入憑考其勤慢後憲府只一坐　上曰法官如此何能糾正百司乎前大司憲以下並推考

上違豫勸進外方異味而不肯曰豈為口腹而擾疲氓哉

上聞北邊窮困生子不舉深用驚惻令道臣開諭嚴禁勑列邑生子者給米醬永以為式

上嘗教曰昔行燕瀋之路諦觀稼穡之事灌漑之用莫如水車而我國全昧此制今下其制于廟堂審其便否傳布外方以為勸農之一助

比年凶歉度支告匱備局請減百官祿俸 上
不許教曰一則曰忠信重祿聖人所訓二則
曰御供未減者尚多俟其盡減更議可也惟
浮費悉令節減
用相臣金堉議湖西行大同法一結收十斗以
供京外之用無他徭役民甚便之全南沿海
亦從民願設大同如湖西
上曰文官則尚文武官則尚武今則不然文官
之如武弁者固已見輕武弁之如書生者方
能見容若使武弁好馳馬則必以狂悖目之

習尚可怪羊祜杜預之輕裘緩帶既不可復
見則今世武弁之如書生者安能得力於戰
陣間也
上召禁軍別將教曰天下事未可知宿衛親兵
剏設之初務令輯睦歲久操練其於腹心爪
牙之衛豈無實效哉昌德宮後苑可作試場
自今除都試代以朔試計畫給祿
大閱于露梁先是 上以嵒金銀御甲冑白羽
箭角弓賜訓鍊大將李浣曰閱武之舉在邇
經營戎務實在大將宜有寵異之典故特以

此賜卿
上之七年剏置別軍職以潛邸時軍官陪往瀋
陽者朴培元等八人處焉以備宿衛其後漸
增無定額

顯宗朝
顯宗昭休衍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
諱[redacted]字[redacted] 孝宗子 皇明嘉靖辛巳
二月四日己酉誕降于瀋館在位十五年
甲寅八月十八日己酉昇遐壽三十四葬
崇陵在楊州
上生有異質自二三歲言動有度自瀋東還謁
仁祖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時 上方讀
史略歷舉其文以證其所以為聖暴 仁祖

奇愛之有貢進豹皮者品下將却之　上在
傍曰一豹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其意命
勿却

上自瀋東還　孝宗久未返國　上每見日初
出祝曰願令　父母遄返遇新味必送獻然
後始嘗　父母服御器用雖微物必祗敬不
敢遷移其不在側必思量　父母之意其所
嘗不欲者不敢行

上自幼及長非讀書未嘗離　父母之側有不
安節日夜扶持雖命退休不敢退

追祔　神德王后于　太廟　后當　太祖開
國正位中壼　太祖昇遐羣臣失議闕并祔
之禮陵亦失傳　宣祖朝因李珥言命禮官
求得之至是始舉曠典又據宋時烈所進權
近興天寺記秋八月戊戌之文令觀象監推
步逆籌以八月十三日定為忌辰

上以旱甚將親行祈雨祭筵臣以聖候未寧為
言　上曰予何愛一身不顧萬姓之命哉每
當祈雨雖非親祭必宿齋於宮中終夜露立
默禱到祭罷時分乃自安

上記性絶類凡有一見聞輒不忘嘗讀孟子
孝宗命誦盡一篇無一字錯　孝宗大驚喜
上留神問學講究理義嘗令講官書入先儒人
心道心說以備觀省非有疾病必御經筵又
喜講前史其於君德修否政治得失民生休
戚亹亹討論以為監戒見解高明常出講官
意表
上有眼患而對燭看書臣僚有言其添傷者
上曰冬夜甚長予且無寐不得不看書耳後
以眼患令玉堂寫進四書五經大其字樣以
便覽閱
己酉秋　上欲行王世子冠禮賓客趙復陽上
劄言雖士大夫之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以
敬其事　春宮冠禮國之大事山野碩學知
禮之臣皆合招延以成嘉事而傳宋時烈贊
善宋浚吉李惟泰俱在輔導之職退居鄉里
請別為召致乃命退定於三月敦召三儒臣
皆令上來
命修高麗諸王陵寢每三歲一審著為令
以西北兩道地遠遠人士斷望仕宦並遣重臣

設科取文武士以濟州邈在海中不霑王化
再遣近臣取士遠人鼓舞
上性篤實不喜近名在宮中行事而善甚不欲
使人聞知禁不得宣言故外人多無聞焉
上為世子時內侍等以禁中所養雉熊久必為
患請殺之　上曰熊雖害人之物慮其未然
而先殺之非仁人之心宜放諸深山也　孝
宗聞之大喜曰爾之世必無以猜疑見殺者
為爾臣子者可謂有福也命放之
上嘗出寓閭閻鄰有高聲者侍者呵禁　上止
之曰人在其家安得無聲宜使之安不可使
苦之也
上好儉約非表衣不服錦綺嘗有疾引接臣僚
于大內所鋪茵席弊甚臣僚退而感歎焉
上為世子見農夫入耕後苑曰牛之有功於人
人之勤苦而得食乃如是夫輟食以賜耕者
上大漸之夕聞戶外有風聲問此何自曰東風
上驚曰損稼酷矣民將殄矣予何為又聞此
聲嗟嘆不已
命出太僕喂馬穀以賑饑民

上以長番內官請暇下鄉橫於道路譴罷內官
以不上聞推考監司
上惡僧尼亂教命撤去城內慈壽仁壽兩尼院
使年少者各有歸老者黜於城外左贊成宋
浚吉賀曰朱子以毀僧舍作書堂為一舉兩
得尼院一處乃北學舊基以毀院材瓦仍設
北學則好矣　上從之令泮宮之一兩齋是
也
典設別檢宋奎光入直聞下隷為宮中誦經以
祈福奔走排設乃上疏曰古人有言國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今此誦經即所謂聽
於神也豈意　聖明在上而有此事哉臣職
排設不能諫止是臣有尸位負國之罪也
上優批嘉納
諸宮家僕隷一有犯科必付有司痛繩以法
上嘗於行陣之法兵甲之制靡所不講金佐明
進中朝紀效新書及鍊兵實紀等諸書　上
即命頒布而習行之設精抄軍令本兵兼行
大將事蓋欲團束精勇儲峙糧械以為緩急
之備

肅宗朝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啓休篤慶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

諱 字 顯宗子辛丑八月十五日辛酉誕降于慶德宮之會祥殿在位四十六年庚子六月八日癸卯昇遐壽六十葬明陵在高陽

孝廟嘗夢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則龍也 孝廟覺而喜曰將得元孫之吉兆

預命小字而待之果以辛丑八月誕　上
上五歲時　明聖王后有產病不能進食　上
必跪進粥飲憂形於色　后曰汝勸何可不
從為之強進
教曰昔漢明帝夜夢先帝太后率羣臣上陵予
夢謁　孝廟玉音丁寧覺來淨泗交頤實難
自抑遂幸　寧陵
前縣監申奎疏請　魯山君　慎妃復位教曰
予惟　光廟受禪之初尊奉　魯山為　太
上王又命月三行起居之禮末梢處分恐非

光廟本意而苟究其原則六臣也六臣既褒
其忠節於其故主之追復位號未知其更有
嫌碍　皇明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倣而
行之予以為今茲追復益有光於　光廟之
盛德也乃追上　魯山君謚號廟號曰　端
宗陵號曰　莊陵親行題主禮祔于　太廟
慎妃廟令內官守直太常備送祭需
教曰我朝　列聖皆有廟號而況以　恭靖大
王豐功盛德徽美之稱尚闕焉豈非國家欠
典其令該曹議之於是上廟號曰　定宗加

上謚號

上敬事上天一念恐懼或雨雪愆期風日不和無一時弛慮若未能親察則必以日之陰晴風起何方問諸內侍宮人

判中樞金壽興言郊祀之禮雖非我國之敢議祈穀一節尚可行於國社命遣大臣行祀著為制

御題披衣憶　皇恩律詩試湖堂教曰　宣祖朝大明　神宗皇帝所賜蟒龍衣一領屢經兵燹至今猶存每當披見追憶　皇恩一倍傷神未嘗一日忘也

嗣位日教曰每用清國寶心常未安矣後得皇朝賜本篆畫如昨遂摹刻作金寶藏置以此用之

築壇于禁苑以太牢祭　崇禎皇帝行單獻犧牲用黑牛不設樂壇高數尺床卓鋪陳尚黃色紙榜依五禮儀位版尺揉造成書大明毅宗烈皇帝神位九字貼於交倚北壁南向設版位于東階下　上具冕服百官衣黑團領陪祭　上嗚咽不自勝侍臣莫不感愴祭

畢並祝幣紙榜燎火即撤其壇是日遣官致
祭于宣武祠愍忠壇
上好學清燕之間手不釋卷經傳史書諸子百
家以至東方文集無不涉獵凡一經覽平生
不忘日三開筵敎敎不怠雖至暮年頻接講
官臨文析理見解明透
上御晝講筵臣奏曰高聲讀書恐致傷氣　上
曰讀書遇好處自然高聲耳
上嘗曰讀書之暇正襟而坐靜觀雀子之數飛
不已養蜂之採花不息喟然歎曰蟲鳥不過

一微物而能識當然之理可以人而曾微物
之不若乎
上曰昔在　太宗命畫前代可法之事于壁上
成宗採歷代可法可戒圖畫屏障蓋欲朝夕
以備勸懲豈非子孫所可法者乎予於前代
善可法者取帝堯之任賢圖治帝舜之作歌
勅命夏禹之揭器求言商湯之桑林禱雨中
宗之德滅祥桑周文之澤及枯骨武王之丹
書受戒宣王之感諫勤政摹作八幅屏又於
惡可為戒者取太康之畋遊失德漢成之市

里微行哀帝之嬖佞戮賢靈帝之西邸鬻爵
晉武之羊車遊宴唐玄之斂財侈奢懿宗之
怒流諫臣宋徽之任用奸賊亦作八幅屏置
之左右以資省察
上下貞觀政要一帙于政院因教曰太宗之從
諫弗咈聞過必改善始克終可觀於此予未
嘗不再三拳拳也令校書館以活字刊進
上序周興嗣千字文以訓王世子曰每當誦讀
之際不惟識字訓而已如讀孝當竭力之句
則思文王之日三朝讀尺璧寸陰之句則必
也賤實貴德學如不及讀剋念作聖之句則
必也遏爾人慾擴爾天理讀知過必改之句
則必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讀務
茲稼穡之句則知盤中粒粒皆出辛苦而尚
儉節用為國惜福
上御晝講教曰書筵開講之時不但講說文義
必以閭巷物情艱難辛苦之狀反覆曉諭使
耳聞熟習可也
御製時敏堂銘序曰時敏堂在儲承殿之南即
世子冑筵之正堂也堂以時敏名蓋取諸說

命務時敏之義焉誠以元良一國之本而學
與不學治亂自判苟不早遜自下敏於學而
如有所不及則其何以日進緝熙之域哉遂
以作銘用替盤盂云銘曰睠彼銅闈煥焉高
堂曰時曰敏訓義孔彰萬民攸繫一國元良
學之勤否寔判興亡粤惟　聖祖暨我　先
王毓德春宮罔有怠荒晝筵夜對玉食未遑
誠意藹然相得益章至矣盡矣邁古禹湯嗟
汝體法不愆不忘不役耳目不邇貂璫左右
正士前後剛方惟日孜孜無息自強厥德日

修天禄日昌匪我臆說聖言煌煌替古盤銘
以資檢防
賜王世子儆戒十箴曰法三朝曰親賢士曰勤
講學曰謹幽獨曰戒逸豫曰納忠言曰堅讒
邪曰慎喜怒曰崇儉約曰明賞罰
上嘗曰漢昭烈戒其子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
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千古格言也若夫申韓
管商之書決非太子所可觀而先主之勸勉
亦及於此失養正之道也
英宗以延初君出閤賜詩曰金珠濫費誠難儲

學問藏身用有餘孜孜日益親師傅經傳晴
窓可卷舒

甲戌教曰邦運回泰　中壺復位則民無二主
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王后璽綬仍賜禧嬪舊
爵以為世子不廢定省之禮後又命自今著
為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后妃

教曰予於姜獄事隱傷于中者久矣知其寃而
不雪其枉可乎遂令諸臣雜議之皆言其寃
於是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親製文祭
之

命考　皇朝典禮始定　王妃　世子嬪廟見
之禮

上講曾子問慨然欲復古禮博詢大臣儒臣倣
朱子君臣服議祭以　皇朝禮及先正臣李
珥金集禮說講定君臣服制三年之制

教曰予今講洪範箕子傳道武王以叙彝倫及
其受封于東大明教化禮樂文物燦然可述
使東國得小中華之稱箕子之力也遣都承
旨致祭于箕子廟仍命訪求子孫錄用

命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元公金長生

從祀文廟並舉宋朝三賢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
從祀之典又教以何蕃陳東歐陽澈三人立
祠於成均之傍使諸生有所觀感因大臣金
壽興議以董養不下於三人又命同祀立啓
聖祠齊國公叔梁紇主享曲阜侯顏無繇泗水侯孔鯉配享在西萊蕪侯曾點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在東陞配宋朝六賢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新安伯邵雍鄧伯張載徽國公朱熹于大成殿
上駕過露梁望見六臣墓教曰有國所務莫大
乎崇節奬義人臣所難莫過乎仗節死義念
彼六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

所事死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能而其忠節凜
凜於數百年之下可與　皇朝方孝孺景清
輩同日而語矣噫為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
予之所欲褒者不惟為其節義當世亂臣後
世忠臣之教聖意有在則今日此舉實所以
紹　世祖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成三
問等六人其令該曹特為復官致祭以樹百
代之風聲仍命賜祠額懸節後又復故揔管
成勝爵勝三問之父與六臣同死
上幸武安王廟教曰武安王之忠義實千古所

罕予嘗題一絶句于關王之圖以寓尋常歎
慕之意今茲歷入實出於曠世相感之意而
亦所以激勵武士咨爾諸將須體此意益勵
忠義捍衛王室

吏曹判書柳尚運言人君有過舉為臣子者陳
疏力爭固其職耳不必以此褒贈而吳斗寅
朴泰輔不幸先死不得與覩今日之慶若有
隱卒之典則有光聖德　上曰兩臣忠節可
比於孔道輔既許復官旌閭卿言如此其贈
吳斗寅議政朴泰輔正卿

教曰予讀宋史至岳武穆事不覺曠世相感也
噫當夷虜猖獗乘輿北徙之日力排和議奮
忠破賊兩宮之還指日可期而凶賊誤國陷
於毒手此千古烈士之扼腕慷慨處而況其
四字之分明涅背婦人之抱瓶投井莫非天
性之自然忠孝之所感予欲以此人特為合
享於永柔諸葛武侯之廟其令禮官舉行
命賜祭于江都忠烈祠除地設壇於城外並祭
士民之死於兵者
命旌元昊之閭贈金時習執義昊以直提學

端宗薨入寧越服三年喪　光廟屢召不至
時習以五歲神童受　世宗知奬及　光廟
受禪落髮逃亡文章節行卓卓可尚因筵臣
言有是命
命復故兵使林慶業官教曰曾閱丙戌親鞫時
日記林慶業之罪不過曰同謀器遠兇逆也
逃入中原亡命也兇逆一款即已伸寃所謂
逃入蓋渠平日高談大言容有推恕伊時
聖祖頻問推官德音丁寧及其物故連教曰
死乎死乎又曰慶業膽大可用亦多功勞可

惜有以見矜念之聖心也仍命復官賜祭
海州儒生上疏言山名首陽洞踊兄弟故立祠
享夷齊仍請賜額　上特許之以御筆書下
額踊曰清聖祠遣近侍揭之教曰聊寓想像
清風千載起敬之意焉
前郡守宋基泰上疏進其父時烈遺疏及　孝
廟御札三幅答曰所進三幅　聖祖密勿之
宏規遠謨度越千古雙手擎讀感悵深增當
付秉筆之臣記載汗青昭示萬禩獨對時說
話之密錄者想必藏置亦宜投進先卿遺疏

所以闡揚　聖祖之至德畢義效忠至死彌篤之誠炳炳凜凜可質神明予執書盡傷益切悔恨之心也

教曰唐宣宗以李行言之名貼於寢殿柱予嘗作一帖名曰代柱帖列錄褒啓守令時時考閱令銓曹純褒守令書入

教曰國制晉接輔相樞密之臣一月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濶況民憂到此之日乎從今賓廳之會每月以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為日次而六次之中三次則原任大臣亦令入參

教曰儒生賜第其道太廣宜加變通以杜僥倖從今定制黃柑外勿許賜第庭試謁聖取三人而或因慶別設庭試則臨時稟旨俾存區別之意

上五六歲時所養雀雛死命瘞之內局取牛酪而其犢悲鳴　上聞而憐之不進其酪仁孝之性自幼如此

上久在違豫藥院進江鴨　上曰禮記月令無覆巢無取麛卵古聖人生育之意也當此春

和萬物生育之時不忍傷害治病自有他道
何必取此勿為復進也
副校理洪禹瑞陳疏曰齊宣見牛觳觫而易之
以羊宋仁夜思燒羊而勿令宣索後世稱為
聖德皆以重物命也茲者有生牛黃內入之
命數日之間公私屠宰已至數百事關御藥
非可容喙而　殿下若果俯燭其如此則必
有惻隱之心矣答曰爾言是矣予初未料生
牛黃難得之至此爾言是矣即令停止焉
上嘗聞前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掖隸求
之萬恢下庭伏曰外臣以草木進有罪不敢
也臣亦不敢復留即拔去之掖隸白其狀
上稱善命拔後園舊種棕櫚木送還民間
上命掖隸牽入一槖駝承旨朴世熺等以不畜
奇獸之義陳戒答曰使之牽來者不過一見
其物象而已今觀啓辭出於愛君之誠予甚
嘉尚即令留門出送
上曰予之為民一念寤寐不已每一飯輒思粒
粒辛苦一衣輒思紡績之勞教曰奢侈之害
甚於天災興言及此一倍危懍

副提學權瑺啓曰外間有銀鼠皮作御裘之說
異國珍物本非人君所當玩　上敎于政院
曰在昔姬周西旅貢獒君奭作書惓惓告戒
武王者何也恐或其玩物喪志終累大德也
今日筵中副提學權瑺以却異物昭儉德之
意陳達辭意激切予既嘉其誠而可其奏矣
今以御裘及未裁縫者并下本院其令尚方
悉焚之以示予翕受敷施之實
戶曹判書李世華以唐豆錫內入無名不敢承
命入侍力陳　上即命寢之領議政南九萬

曰世華至誠規諫　殿下嘉納其言老臣覩
此盛美不勝獻賀
言官請毀東垣之閣即行幸泮宮時自內登臨
觀瞻之所也優批嘉尚賜皐比以褒之
上嘗召對玉堂官講綱目至蕭何治未央宮壯
麗　上曰創業垂統之君初雖簡約末流之
弊終至於奢侈蕭何壯麗之治足啓人君侈
靡之心惜哉
上手題一律下政院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
酷東西繩標榜老少轉橫析公道時淪喪私

心日係着須知殷鑑邇終始竭忠力仍教曰
噫朋黨之禍尚忍言哉親製一律以寓予志
言出肝膈宜各勉旃
教曰東西色目已是難救之痼弊而士類之中
打成一片其為不幸可勝言哉日昨草野之
疏以老少所尚各異等語肆然揷入有若羨
語者然告君之辭決不當若是此必未之深
思故茲用開示焉
昭儀張氏母乘屋轎入禁中臺臣李益壽焚其
轎執治其奴　上始以不啓而擅刑命罪禁
吏尋下教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向日之事
予實慙悔呂伯恭一匹夫也乃能變化氣質
彼何人也予何人也以此自警于心
右議政金德遠以聞於宦侍者陳達　上曰當
用宦官宮妾不知名者罷德遠職仍命內侍
府刋去其宦名
執義徐宗泰言黃昌副尉護喪中使書啓請推
楊州牧使我朝家法惟中官無越法度最為
羨制至于今日並與此而墜壞其驕橫縱恣
不可不痛懲仍請罷職　上可之

上痘患時巫女入闕祈禱朴世采疏論　上曰
巫女入闕中祈禱誠極不敬絶島定配
命戶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時斗斛無定制官
用大小各異故倣華制鑄頒其制底濶口殺體小而高蓋防濫捧高凸之弊也
立五家統法頒行中外
以別隊精抄合爲禁衛營
築北漢山城募人民儲糧餉置管城將守之
教曰昔宋太祖嘗乘快誤決一事終日不樂予
曾於戊辰因一喜怒妄殺奉憲之吏痛自悔
責心常不忘豈特一事誤決終日不樂而已
渠雖至賤人命至重所奏者法而駢首殞命
惻然之心久而未已以人主之尊殺一無辜
而悔責至此況他人乎
刑曹判書朴信圭奏曰以內需司手本朝士推
考每直下於刑曹事體未安　上曰此乃古
例也領議政金壽恒等曰政院喉舌之司也
凡有命令安得不與知而若由他逕恐非正
道　上曰此後當令政院知悉
領議政金壽恒曰日昨尚方吏自差備門治罪

此雖云前例非宮府一體之意也付之有司以法治之國體宜矣　上曰此有前例故予亦循用從今付之有司而治之亦何難哉

教曰內需司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今罷之

教曰夫赦者小人之幸古人至有以慎無赦陳戒者況今世降俗末人心薄惡尤不當輕施曠蕩之典以啓奸人僥倖之心予頃於大病纔瘳之餘徒知慰悅之是急罔念後弊之無窮率爾混放至今思惟追悔何及攸司之臣切勿援例永為定式以嚴懲惡之典

謨訓輯要卷之四